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六十二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六年七月庚午三省樞密院言通判沅州賀瑋奏請本州蠻漢雜居相犯則漢人獨被真刑而歸明人止從罰贖實於人情未便乞將沅州誠州蠻漢人相犯立定年限從法律斷罪下本路轉運提刑鈐轄司相度到

沅州歸明人除附近城寨處及與漢人雜居處若有相
犯或自相侵合依律令敕外有渠陽寨歸明人并去城
寨至遠蠻人依沅州一州敕除彊盜殺人放火誘畧人
以上罪并其餘罪犯情理克惡者送本州按治餘並令
本縣寨斟酌罰贖仍改克惡作深重字其去城寨至遠
并渠陽寨歸明蠻人更候二三年取旨從之

辛未侍御史賈易言臣竊惟聖朝惠養下民其賜至厚
凡事有不便於民者無不更張至其安利而後已伏見

諸路入戶積年逋欠官物名件極多如貸糧種子牛錢
保借興修水利錢斛之類一年既有數色累年計之名
件極繁幸而小稔官司檢舉催索源源不絕罵詈馳迫
若無所容隨其多少與之殮食方肯少寬期限其間力
可輸官者抄寫年月所欠色件多少之差所費數倍重
以過期追呼決責曾無一日休息之路况有卒歲安飽
之望乎甚可傷也臣愚欲乞聖慈特降指揮令戶部條
析積欠名件取其三年以外者一切蠲除則田里無愁

嘆之聲而州縣大減追擾之弊矣貼黃催理積欠雖有分料帶納之法然累年名件實繁民力彫困償還未逮州縣迫於程限須行催索終是少能收納至如去年一概添錢折納所入絕少以此言之官方徒費行遣民下但增騷擾不若蠲除以寬疲瘵且使斯民蒙被聖澤無窮盡也

密疏六年七月十四日

又言臣竊聞浙西州軍近以灾

傷奏乞斛斗賑貸朝廷惻嗟選差轉運副使岑象求運判楊瓌寶仍賜米百萬斛錢二十餘萬貫俾救其患聖

恩深厚與天同大矣臣每接士大夫必咨訪災傷次第
皆云浙西自去冬太湖積水不退今春多雨民田水潦
既深有妨耕種五月以後方幸晴霽先擇高田中平處
布種忽於六月初間大風駕起海漲壅障江湖水勢漲
溢內蘇秀湖州泛入城中滄浸居民廬舍出於倉卒人
意所不能測下戶生計橫遭漂蕩至有食生米發疾而
死者甚衆不數日湖落水淺農畝漸可耕墾兼本州自
亦依條發廩作粥飯救濟行將少蘇矣二浙佃民習為

驕虛以少為多其弊已久欲乞詔本路監司并州縣詳具灾傷分數賑貸行遣次第各行申奏徐考其虛實而懲責其尤甚者上以寬兩宮焦勞之念下兼以塞小人欺弊之源暢然施實德於民無敢僥倖苟且希合矯誣之弊貼黃二浙比年財用空竭雖常平錢斛所存無幾今來方是秋初偶因風潮有此水患若不預行申救竊恐部使者意懷觀望專以支散數多邀求賞擢向去歲月尤長何由周給果能盡其誠心為朝廷責實則所賜

錢斛或遂有餘因可以預備不虞其利甚大

密疏六年七月十四

日

殿中侍御史楊畏言

密疏係七月十二日恐誤今附十四日後

臣訪聞

兩浙水災惟蘇湖秀三州為甚外常杭二郡絕為輕小
其三州之地亦有高下不等今傳言者或謂水災至大
漂蕩浸溺無可種之田或謂高田無水下田水退自有
可種之處其說紛紛不定而以謂本因風駕海水江湖
壅遏加之雨多遂有漲涌之患風還水落此患自弭可
以種作此說差多然此未敢必信也臣前日上殿恭聞

太皇太后陛下聖問憂勞惻怛首及此事臣因退加審察所聞如此臣竊謂情偽不明最為國之大患今一方水災而人言異同如此誠不可以不察臣謂宜下本路鈐轄轉運提刑及蘇湖等五州令各開具逐州水災所及凡幾村有無漂蕩廬舍溺死人口及高田無水與水退可耕之地各約若干並令詣實申奏不得相關稍涉謬妄即乞重行降黜兼勘會朝廷近日別遣使者支撥斛斗一百萬見錢度牒約計二十萬貫不為不多若見

今未種今秋無獲則向去乏食賑濟之期甚為長遠所
差去官當相度事體措置若計置不前則惠不可及民
有餓殍若用度可足而又挾勸誘之威則害及平民凡
此皆繫官吏能否而一有失當其害非輕臣謂宜令賑
濟官司凡措置稍大事並申取朝廷指揮其急切不可
待報者雖一面施行亦須使其畫一奏知所貴朝廷察
其中否緩急未便可以救止庶幾上稱朝廷勤恤民隱
之意

已卯左宣德郎呂大臨祕書省校對黃本書籍秦觀並
為正字大臨大防弟也先是大防謁告劉摯謂傅堯俞
蘇頌蘇轍曰明日與大臨了却正字差遣皆曰諾及退
王巖叟獨移簡摯曰命出必有竊議者恐於朝廷於公
及其人皆不為美事摯答曰敬服逾兩月卒與觀並命

八月五日賈易云云六日觀罷新命劉摯日記云二十
二日除呂大臨秦觀並祕書省正字大臨左揆之弟
有學行觀能文有氣節向亦遭嫉嫌攻以曖昧事除目
下舍人初欲論觀事後遂已東臺亦過矣按摯所稱舍
人及東臺當考姓名時范祖禹朱
光庭為給事必先庭嘗有論列

詔曾肇中書舍人

除命勿行先是給事中范祖禹奏曾肇兄弟在熙寧中與呂惠卿皆為王安石腹心造起新法變更祖宗舊政掃地而盡權勢薰灼其門如市肇因緣附會揚歷清要陛下嗣位兼收人才擢肇侍從御史王巖叟彈奏至十餘章朝廷終不聽前年黜責蔡確諫官吳安詩又言彭汝礪營救蔡確中外皆傳為肇所使梁燾劉安世亦累有論奏肇以此乞外任出知潁州肇在熙寧中立朝則如彼元祐以來人言又如此肇有詞學不後衆人使之

自立何患不達而前則附會安石後又陰助蔡確今除
中書舍人乃肇舊職誠不為遷然士大夫藉藉皆以為
不可臣恐公議不協煩言交興伏望聖慈更賜裁處今
肇且處外任官所以安全之也 左諫議大夫鄭雍奏

臣竊聞除曾肇中書舍人告命未下物論已喧案肇進
不以正臺臣嘗具論奏臣不復縷陳請止以肇昨罷中
書舍人時事言之當蔡確怨詛之時忠良共憤而肇陰
贊大臣力為營救欺賣同列內藏邪謀尋為諫官交攻

肇自知其迹不安遂堅求引去當時雖不露其顯狀而
諫章具存今復使還舊職必將有力於確黨况肇已在
侍從不為不達但朝廷近職宜得端亮之人儻使陰邪
漸據要津得無害政且確有無君之心義當棄絕而肇
主謀營救則不忠於陛下矣陰同議論而獨不公言則
不信於朋友矣使如此人得在要地則忠信道絕况將

害政者乎伏望斷自宸衷特罷此除命以厭正論

劉摯日記

祖禹駁肇除命八日降出十三日又降出祖禹蓋兩奏也

肇既罷權刑部侍郎彭

汝礪言臣竊聞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兼留守司公事
曾肇近除中書舍人言者謂肇元祐四年與臣在後省
同商量入蔡確文字臣曾具章疏肇即無論列臣獨坐
罪去謂肇賣友不當復用因改肇命竊緣蔡確事從初
與肇所見不同及確開柝狀至除分司南京肇已移給
事中是時惟臣當制肇自無因與此言者不見首尾遂
以賣友之罪加肇自初出徐州時及至還朝每有人以
此問臣即一一具以實告且使肇初與臣同其後輒變

須臣言之人乃知之幽明不可欺初本無是事臣安得
作是言臣初無言人乃欲以疑廢肇失矣肇學問有根
本識慮通古今頃司誥命多所規正緣此不用人情所
惜臣數以愚妄自干典憲猶蒙洗濯復在近侍安坐飽
食一毫無補仰慚下忤靡所皇息今復以不肖下累賢
能之士不用上使朝廷之賞罰失當臣罪將不勝誅矣
惟朝廷加察焉臣聞之人主之治天下而能使羣衆
俾為正者知所勉為邪者知所懼凡以賞罰一失其當

則君子小人將各失其所其弊蓋有不可勝救者詩曰
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於人君其進退雖微必察
也此不可不謹惟陛下曲留神明回照幽隱使在位者
不以無故廢則是是非非明白善善惡惡審而民服矣
或曰人方排肇肇命又已格徒與肇辨無益且有咎臣
曰人蓋未嘗知之也須臣言而乃明也臣而安之是實
肇惡於天下也君臣朋友於天下達道不獲於朋友亦
無以事君矣臣知義而已從違禍福臣莫敢知惟陛下

幸察不報劉摯叙肇事云肇博學能文前年責蔡確中書舍人彭汝礪頗告人曰肇教我也始助我議欲繼奏今不奏是賣我言者取其說肇不辨求去汝礪去年召還肇又一年召而夕靡猶以為不可何也汝礪有韓范之助故也衆謂肇沉深難保議者頗疑之不欲其來謂其陰狠異日為害必矣汝礪雖異論然淺戇易見不足慮摯今日畧於上前論之以謂二人賢否邪正皆未論但上書救蔡確者汝礪也謂肇教之者傳聞之言也汝

礪才一年即召肇二年乃還舊物反不可借使教之有迹猶當行遣一等况出於傳聞乎是非不明便行黜責恐無以服天下實繫朝政得失肇今當且罷然今後如此事須當先辨是非乃行賞罰庶使人無冤枉亦以塞朋黨傾陷之事諭曰極是極是肇不得於要人不一畧無助摯言者 監察御史安鼎言乞宗室小功以下親並不迴避遇有公事依申牒同職官條施行詔吏部立法以聞 賈易等疏論浙西灾傷不實乞行考驗詔用

其說給事中范祖禹封還錄黃曰臣謹按唐代宗大歷中霖雨損稼渭南縣令獨稱縣境不損遣御史按實損三千餘頃帝嘆息久之曰縣令宰民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何不仁如是乎貶渭南令為南浦尉德宗正元中江淮大水宰相陸贄請遣使賑卹帝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乃遣使宣撫水災憲宗元和中南方旱饑遣使賑卹將行帝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

其數唯調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當體此意七年又謂
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
不至為灾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東奏狀皆
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自恐朝廷罪之者
豈肯無灾而妄言有灾耶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說上
意耳帝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其有灾當急救之
豈可復疑之朕適者不思卿言耳命速蠲其租賦古之
人君聞有灾害唯責人不言其救灾惟恐惜費又恐不

及於事陸贄李絳賢相也亦專信守臣奏報惡言者之
小其事以緩君心之憂也國家建都於汴實就漕挽東
南之利京師億萬之口所食贍軍養民此乃國家之根
本陛下一方之赤子方呼天赴訴開口待哺以延朝夕
之命為之父母者忍惜力而不救乎夫奏灾傷分數過
實賑濟用物稍廣此乃過之小者正當闕畧不問以救
人命若因此懲責一人則自今官司必以為戒將坐視
百姓之死而不救矣監司州縣有凶年饑饉皆不得已

而上聞亦豈肯於無災之地賑不饑之民耗散倉廩坐失租稅取不辦之責哉今唯當寬其約束責以成效庶幾餘民早獲安堵唯是給散無法枉費官廩賑救不及貧弱出糶反利兼并措置乖方所宜約束然此乃監司使者之事朝廷亦難遙為處畫也若監司得人此弊自少誠使有之則人言相傳亦豈可掩臺諫足以風聞彈奏朝廷足以考察按劾未為晚也今所言伏乞更不施行從之

舊錄於此書云侍御史賈易言浙西灾荒朝廷選差轉運副使岑象求判官楊瓌寶賜米百萬

斛錢二十餘萬緡俾救其患州縣自亦依條賑濟所乞
明詔本路具灾荒分數賑貸次第以聞而殿中侍御史
楊畏亦言兩浙水灾乞下本路鈐轄轉運提刑司及蘇
湖等五州令具逐州水灾所及縣村及高田無水與水
退可耕之地各約幾何並具詣實以聞及乞令賑濟司
凡大事並申取指揮其急切不可待報者即許專行訖
開奏從之易畏奏已全見十四日舊錄於易等疏頗加
刪潤恐失事實要以蘇軾自辨及范祖禹封還為據新
錄與舊錄因仍無所
改蓋考之不詳也

尚書省言江西湖南路按察司

相度乞將邵永州州城并兩州管下諸縣鹽課利額並
一概混同比較從之

辛巳尚書省言請轉運司應糴斛斗而闕本錢者報提

刑司撥借朝廷封樁錢據糶到隸提刑司拘管方得借
次料轉運司依元價樁錢盡數對撥遇豐熟可以廣行
計置提刑司以朝廷封樁錢支撥一半作料次與本路
轉運司置場於沿流及要便處乘時收糶逐旋關提刑
司封樁計會轉運司依條以新易舊若轉運司要用聽
依元糶價先樁錢見據數兌撥其未樁撥價錢輒支用
者論如擅支封樁錢物法從之

又十一月二十五日

御史中丞

趙君錫言伏覩元祐編敕文諸常平錢斛州縣遇價賤

量添錢糶價貴量減錢糶仍申知提刑司又條諸州縣長吏及監糶官任內如能用心及時收糶據用過錢本等第酬獎臣竊惟元祐初年懲散斂常平錢斛之弊專用糶糶為常平法然自更制之後州縣官吏風靡寬緩政事苟且雖有上條止同虛文民間每遇豐稔不免為豪宗大姓乘時射利賤價收蓄一有水旱則物價騰踊流亡餓殍不可勝計而官司謹守多熟視詔條恬不奉行故自二聖臨御雖恤民深切蠲除賦斂尤多以理論

之當漸蘇息然比歲以來物力凋弊甚於熙寧元豐之間至人心復思青苗之法行而不可得豈非諸路錢貨在官者大抵數千萬貫率常壅滯不發舊法雖未盡善逐年猶有錢貨千百萬貫流布民間糴糶之法雖善而不行則民間錢貨無從而得所以艱難困匱反甚於前不足怪也况穀賤則貴糶穀貴則賤糶豐年不至傷農凶年不憂艱食公可以實倉廩私可以抑兼并安國裕民無以過此矧當今日錢重物輕之際行之尤切時宜

兼今夏雨澤霈足秋稼茂盛豐登氣象所被者遠是宜
振舉成法預作措置契勘元條雖有賞格而恩澤輕微
不足示勸亦無責罰指揮故當官之人得以因循怠惰
今若丁寧督責及將元條修備庶幾可究其弊欲望聖
慈指揮尚書戶部下諸路提刑司令州縣先次計置倉
廩今後每遇物斛收成日廣行收糴逐年終具糴本并
支出糴到色額數目價例高下畫一申尚書戶部點檢
類聚聞奏仍關牒御史臺照會內有豐熟州縣當職官

不能用心收糶致穀賤傷農并闕食之際無以備出糶
濟助人戶者並從本臺糾奏嚴施黜責施行仍乞下有
司改修元條賞格務令優厚及添入糾奏黜責一節所
貴勸沮兩立上下盡心如此則泉貨流通民力舒緩倉
廩充實公私皆獲利濟可以代聖政敦本厚生富而後
教之意貼黃元祐敕諸州縣長及監糶常平斛斗官任
內如能用心及時收糶據所管錢十萬貫以上用過糶
本四分七萬貫以上五分五萬貫以上六分三萬貫以

上七分與升一季名次以上加一分各與第五等酬獎
又各加一分者與第四等酬獎第五等酬獎係升半年
名次第四等酬獎係免試如此則所管錢叁萬貫以下
并用過糶本八分未有法及州縣不當與糶官一例酬
獎須用減等之法可得允當伏乞指揮一就重行修定

天下

八月八日
可考

甲申御史中丞趙君錫侍御史賈易言乞旌擢左奉議
郎通判建昌軍徐壽監司差遣詔壽通判荆南
徐壽 三

省言太常博士趙獻奏本朝親饗之禮自明道以來即
大慶殿以為明堂蓋得聖人之意至於有司攝事之所
乃尚寓於園丘蓋自唐初失之竊見南郊齋宮有望祭
殿其間屋地頗寬乞將來季秋大饗明堂有司攝事只
就齋宮行禮從之 禮部言太常寺狀祀儀協律郎詣
天地宗廟逐次登歌節奏舉麾其大中小祠並不與竊
以樂工歌詞樂器之類行事官升降往來之節若協律
官不與何由檢察并遇祀祭或同日數祭闕行事官並

申吏部差待次官充攝乞自今祠祭用樂處不係與享
祀天地宗廟同日外其祠祭闕行事官即論協律郎充
攝及因便審聽樂曲餘闕申吏部差官從之 尚書省
請改葬親屬須新穴先備具改葬之因并所在申縣按
實方聽改葬若身係品官或被葬者有子孫為品官而
改葬照驗分明者不在此限從之 是日三省樞密院
會都堂議西界分畫事初王巖叟以為智固勝如蘭州
之形勢又膏腴地夏人所必爭而蘇轍自為中司即論

乞棄二堡及執政常執前意韓忠彥在可否之間通遠
軍之定西城熨斗平堡通西寨榆木全堡夏人皆欲就
逐城打量二十里為界而輒與忠彥又以為當然熙河
帥范育以為智固勝如二堡自用兵初得之至今兩巡
檢未嘗廢而夏人妄以為邊臣緣議和旋修又朝廷從
初文字但云通遠軍之定西城已北相照接連取直未
嘗及熨斗平通西榆木全而夏人乃欲并三堡直南北
打界至遂將南逼通遠大路如其言則通遠一帶有難

保之勢知邊事者莫不以為然獨輒與忠彥直夏人語
既而夏人以五萬寇定西之東通遠之北壞七崖峴殺
敵而去又寇涇原衆至十萬大掠開遠堡蘭家堡得勝
隆德寨范育累疏欲乘此進堡寨照定西而東至隆諾特
大城努扎巖叟深主育議衆議以為方移檄詰問夏人
未可遽作遂下詔約束育等及是夏人答所詰問猥以
十萬為夢少又沒涇原之事不答然別無悖慢語乃議
令如初約遣使至熙州商量又議朝廷遣官諭育衆以

為誰可巖叟曰樞密院編修官蔡駟可遂遣駟往初轍
與忠彥欲將七嶮經毀之地皆與夏人巖叟力爭曰遂
與則迫脅之計得行患將未已且損事體取輕敵人并
移簡呂大防大防答以當聚議及展圖議分畫大防曰
如此即不可彼來侵犯使將形勢要害去處分畫與彼
有傷事體却將曾應經西賊侵犯去處一例廣行拘占
此亦不可欲如此約束眾以為允乃於畫一後入數句
云朝廷若曲從至此將來決難更有依徇使知此為確

然不易之意以絕覬覦無厭之心巖叟又請令駟就便

點檢催促熙河路糧草五年之蓄大防等皆曰可二十蔡駟

四日遣往熙河此據王巖叟繫年錄如後七月二十七
日本院宿齋食後聚都堂是日早先聚都堂定疆議智
由自為中司即論乞棄二堡及執政常執前意韓師朴
在可否之間通遠軍之定西城熨斗平堡通西寨榆木
全堡西人皆欲就逐城下打量二十里為界而子由與
師朴又以為當然而熙帥范育以為智國勝如二堡自
用兵初得之今兩巡檢未嘗廢官而夏人妄以為邊臣
緣議和旋修又朝廷從初文字但云通遠軍之定西城
已北相照接連取直未嘗及熨斗平通西榆木全堡而
夏人乃欲并三堡直南北打界至遂將南通遠大
如其言則通遠一帶有難保之勢知邊事者莫不以為

然獨子由師朴直夏人語五月未夏賊五萬寇定西之東通遠之北壞七崖峴殺敵而去初不言數又寇涇原衆至十萬大掠開遠堡蘭家堡得勝隆德寨范育三疏請乘此進堡寨照定西而東至隆諾特大城努扎衆議以爲方移檄詰問未可遽作至此詰回乃以十萬爲步小又沒涇原之事不答然別無悖慢語乃議令如初約遣使者至熙州商量又議朝廷遣官諭旨熙帥衆以爲誰可余應曰本院編修官蔡駟可遂遣駟子由師朴遂欲將七峴經毀之地皆與之余力爭以爲不可遂與則迫脅之計得行後患將未已且損事體取輕敵人又以簡開諷呂相呂相答曰明當平決既聚堂展圖呂公曰欲如此言即不得爲西人曾來侵犯却將形勢要害去處便行分畫有傷事體亦不得却將會應經西賊侵犯處一例廣行拘占衆以爲允於畫一後入數句云朝廷若將來曲從至此決難更依徇使知此確然不易之意以絕覬覦無厭之心余又請令駟因便點檢催促熙河路

糧草五年之蓄二相皆曰可蘇轍議城勞札別見七年未與此不同當參考五月己未朔巖叟云云當并考

乙酉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蘇軾言臣自杭州召還以來七上封章乞除一郡又曾兩具劄子乞留中省覽傾瀝肝膽不為不至而天聽高遠不蒙回照退伏思念不寒而慄然臣計之已熟若干忤天威得罪分明不避權要獲譴曖昧臣今來甘被分明之罪不願受曖昧之譴臣聞賈易欲求臣罪未有所獲只有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一事必欲收拾砌累以成臣罪易前者乞放顏益已

蒙施行今又乞放顏章以此見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
傾臣只如浙西水災臣在杭州及替還中路并到闕以
來累次奏論詞意懇切尋蒙聖慈採納施行而易搖惑
臺官安鼎楊畏並入文字以謂回邪之人眩惑朝廷乞
加考驗治其尤者宰相以下心知其非然畏易之狠不
敢不行賴給事封駁諫官論奏方持其議易等但務快
其私忿苟可以傾臣即不顧一方生靈墜在溝壑若非
給事中范祖禹諫官鄭雍姚勔偶非其黨猶肯為陛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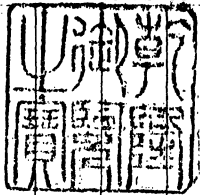
腹心耳目依公論奏則行下其言浙中官吏承望風旨
更不敢以實狀奏灾傷則億萬性命流亡寇賊意外之
患何所不至陛下指揮執政擘畫救濟非不丁寧而易
等方欲行遣官吏言灾傷者與聖意大異而執政相顧
不言黽勉行下顯是威勢已成上下懾服寧違二聖指
揮莫違賈易意旨臣是何人敢不迴避若不早去不過
數日必為易等所傾一身不足顧惜但恐傾臣之後朋
黨益衆羽翼成就非細故也不如今日令臣以親嫌善

去中外觀望於朝廷事體未有所害臣之大意止是乞
出若前來早賜施行臣本不敢盡言只為累章不允計
窮事迫須至盡述本心不敢有隱毫末伏望聖明察其
至誠止是欲得外補即非無故論說是非特賜留中省
覽以保全臣子不勝幸甚

丙戌以左班殿直楊晟臻為供備庫副使知誠州

丁亥戶部言提舉出賣解鹽司年計出賣鹽一萬三千
席準敕於前一年冬季內並赴池場請搬盡絕緣期限

甚促搬運不及詔改作前二年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六十三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黃壽齡

謄錄監生臣朱起鳳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六十三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六年八月戊子朔知開封府范百祿轉對言三事
其一曰臣伏惟二聖臨御以來朝廷清明海內又安邊
隅弭兵葦之蓄田里無狗吠之警耆老倪稚咸樂其生
德之休明治古何遠原其所以誠由舉措施率循祖

宗典故而然人無智愚莫不共知此說豐功美實何可
殫陳獨有視學之行缺而未舉臣伏見太祖皇帝建隆
元年正月是歲二月四年四月太宗皇帝端拱元年八
月淳化五年十一月真宗皇帝咸平二年七月皆幸國
子監仁宗皇帝天聖二年八月己卯幸國子監謁文宣
王名從臣升講堂令直講馬龜符說論語一篇賜龜符
三品服恭惟祖宗隆儒師古躬化天下之意如此今陛
下天縱將聖日進於道光明緝熙體合自然聖學之積

可謂勤矣然方領矩步之士挾書觀光者四方萬里竭
蹶而來遊於京師分處庠序未嘗一聞鑿輿之音而望
屬車之塵意者陛下專事講筵游心經史而祖宗以來
至天聖故事猶有未遑暇及者乎臣愚欲望陛下特詔
有司檢舉祖宗視學故事以待萬機之暇而賜臨觀焉
令耆儒博士橫經進說以示天下文明之化豈不盛哉
伏惟聖慈留察恕其狂僭天下幸甚貼黃禮記文王世
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

乃命有司行事典秩節祭先聖先師焉有司率事反命
注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
觀禮耳非為彼報也其二曰臣聞太祖皇帝建隆三年
詔自今每五日內殿起居翰林學士及文班常參官轉
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刑獄冤濫百姓疾苦
咸采訪以聞事有要切者許非時詣闕上章不得須候
次對既又命尚書省集官議其可行者則行之為民求
治之心可謂至矣真宗皇帝詔有司錄轉對章疏一本

留中聽言擇善之意可謂勤矣祖宗之於轉對其勤且至也如此今一歲之中視朝有數臣僚當轉對者每次二員凡不過十餘人借使人悉知言言皆見用亦不過十數事耳臣竊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固常有太祖為民求治之心真宗聽言擇善之志然於此事今昔有異心迹未侔補闕拾遺必在旁通於衆志博覽兼聽未能全美於前聞臣雖甚愚切惜言路之未廣而惜人情之恬默苟有所未聞積為壅塞伏願陛下法堯之詢

於衆蹈舜之取諸人使四目盡明庶言必達則時政之得失可以周知朝廷之急務能無小補刑獄冤濫百姓疾苦必無壅於上聞而有裨於聖德矣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民之父母苟不周諮於人言則何以臻茲伏望宸慈詔執事審議轉對之制率由太祖真宗之舊章則天下幸甚其三曰臣伏以每歲四立及中央迎氣於四郊祀五帝配以五神國之大祠也古者天子皆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虔恭重事而遵四時

之和氣焉周官大宗伯之職曰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天子不親之而大宗伯攝行其事之明文也二漢以來公卿迎氣四郊見於史冊後世去古寢遠鑿輿一出兵衛扈從經費從之誠不可以數也然而因仍故事至於今茲人情狃於苟安禮意怠於沿襲頹弊日積翫為空文每四立季夏名曰大祀比之中祠其實不及吏部所差三獻皆常參官其餘執事以至贊相之人皆班卑品下不得視中祠行事者之例乃七月辛未立秋西郊

祀白帝與同日西方岳鎮海瀆之祭是也臣竊得之道聽以為岳瀆八牢而西郊止於四牢牘胙差殊審其如是而望誠忱感通帝神歆止不亦異乎乞下禮部與太常寺官講議其當而新之凡曰大祠宜以公卿攝事餘皆重其所使而必致其敬與禮焉庶或饗之以尊致四時和氣詩曰昭事上帝又曰敬恭明神書之稱曰恤祀又曰毖祀其戒曰謂祭無益又曰瀆於祭祀蓋神必敬尊而不可慢祀宜謹恤而不可瀆也伏惟聖慈丁寧訓

飭而釐正則國之典祀於是乎嚴矣臣蒙國厚恩得罪
內史京師浩穰日恐不逮以煩吏議比來侍從獻替之
職荒落不修誠懼亡以報稱萬一今視朝轉對概循故
事臣之愚忠尚冀有益毫髮不敢空為文飾以應儀範
而已今所陳三事皆祖宗典故先王陳迹幸太學可以
美文明之化采衆言可以知天下之事嚴大祀可以臻
上神之祐而致四時之和惟是芻蕘不以賤廢庶幾塵
露或有補云 是日御史中丞趙君錫侍御史賈易奏

疏論前知樞密院安燾不可復用內降實封付三省燾

前以母喪去位九月朔當除喪即告故也

此據劉摯日記增入閏八月

乃進呈月八日同日又以趙君錫論秦觀疏付三省劉摯私志

其事云初除觀為正字用君錫之薦既而賈易詆觀不

檢之罪同日君錫亦有一章曰臣前薦觀以其有文學

今始知其薄於行願寢前薦罷觀新命臣妄薦觀罪不

敢逃也觀亦有狀辭免今日君錫之疏曰二十七日觀

來見臣言賈御史之章云邪人在位引其黨類此意是

傾中丞也今賈之遺行如觀者甚多中丞何不急作一章論賈則事可解觀之傾險如此乞下觀吏究治之緣臣與賈易二十六日彈觀才一夕而觀盡得疏中意此必有告之者朝廷之上不容如此觀訪臣既去是日晚有王適來蘇軾之親也自言軾遣見臣有二事其一則言觀者公之所薦也今反如此其一則兩浙災傷如此而賈易揚畏乃言傳者過當欲令朝廷考慮實朝廷從其奏於是給事兩諫官論駁以謂當聽其賑卹不可先

以覈實之旨恐之夫臺諫之言不同如此中丞豈可不為一言臣以為觀與適皆挾軾之威勢逼臣言事欲離間風憲臣僚皆云姦惡乞屬吏施行夫君錫之薦觀也非本知觀也未拜中丞時觀多與王鞏游飲君錫在焉緣此習熟既為中丞鞏迫令薦之觀軾之客也故凡不喜軾者皆咎君錫及易至亦以君錫薦觀為非會觀有正字之除易率先一章君錫遂翻然首之首觀可也今日之章似乎太甚君錫與軾極相友善兼所傳言無他

禱請遽白之朋友之道缺矣不白之於義未有害也執謂君錫深惜此舉議者以君錫為易所凌劫至於如此云

己丑三省進呈納后六禮儀制宰臣呂大防等奏曰昨蒙宣諭禮官等奏謂內有可行有不可行未審今來降出臣等裁定文字如何太皇太后曰卿等所定已是得中可行大防等曰昨曾誥及勘婚一事臣等尋於秘書省取索見行文字看詳多是民間俗禮恐國家大禮難

以盡依據莫若擇所繫至重者即回避其餘小有拘忌似可除去若太拘忌則恐近下臣僚家或有相當者而門閥不相稱尤為不便太皇太后曰然此非小事今若滅裂異時或致論議即追悔不及須當詳處昨卿等曾言欲於后族之家取索家狀近向家供到未有相當者高家諸女少得合相法者或有疾病未應采擇者亦乞早定議又云選后當以賢德為先不在姿質固知如此然亦似不思大凡人家女子養於閨閣賢與不賢人安

得悉知選擇之際惟見門閥與人物耳此事亦繫其人
之福力可勝只如仁宗皇帝選納光顯日一入宮中便
定當時亦不豫知其賢德後來母儀婦道輔佐功烈絕
超今古雖是聖賢異稟亦由仁宗聖明福德之所招感
豈人力也英宗初為穎王納妃揀選近八十餘家最後
向太后入見英宗一見便稱許以今日事勢言之豈不
由皇太后福厚所致大防等曰惟聖意裁擇早有定議
不勝大幸太皇太后曰固夙夜在懷也 御史臺太常

寺言諸陪祀事官祀前七日赴尚書省辨色知班引百官至侍郎次兩省常侍以下次節度使至副率次御史臺官次侍從官次一品二品文官次禮直官引贊官分引執政官以上各就位掌涖誓戒如太常寺儀讀訖協律郎奉禮郎太祝郊社令太官令先退在位官皆再拜乃退從之 戶部言乞下陝西路轉運司將香藥鈔止得算給客人外其在任官員等及公使庫并其餘官司並不得假作名目算鈔如違並依官司以回易公使等

錢收買販賣鹽引法從之

新無

又言河東路都轉運司

奏請一路條敕有不以去官赦降原減條如本路州軍和糴糧草等諸縣典押書手作弊移減石束之類其犯人並依二稅條斷遣雖該赦降更不原免寧和橋窠坐兵士表私差占役使並科違制私罪赦降去官不免如此太重並乞刪去該赦降去官不原免之文從之

新無

太子太保致仕李端愿卒輟朝臨奠賻典加等贈開府儀同三司仍以旌舊為神道碑額端愿獻穆公主子好

交喜名所與游皆一時賢士大夫故慨然數論天下事

晚得目疾聞時事有抵掌談說聽者忘倦

蔡確母邀駕事在八月二

十四日

左朝議大夫王彭為刑部郎中

左朝請郎禮

部郎中集賢校理崔公度為徐王府侍講

左朝請郎

秘閣校理徐王府侍講喬執中為徐王府翊善 侍御

史賈易言臣讀唐史見皇甫鏞姦邪陰結權倖以求宰

相崔羣數言其不可用既而入對語及開元天寶事羣

因推言其極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明皇初得姚

崇宋璟盧懷謹輔以道德蘇李孜孜守正則開元為治
其後遠正士昵小人李林甫楊國忠恃寵用邪則天寶
為亂世謂祿山自范陽起兵是治亂分時臣謂罷賢相
張九齡專任姦邪李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用人得失
所繫非小辭意激切左右為之感動惜乎如憲宗剛明
猶且不悟卒相罇以兆禍亂臣愚伏思忠臣不顧其身
欲竭情盡智以安宗社而忠未必見信終以為無補可
為慟哭臣於今日遭遇聖明擢臣於仇怨忌嫉棄捐之

中任以紀綱之地是臣效死報國之秋也然則何所顧
避而不言乎又况豺狼當路將肆其毒以害忠良而啓
危亂者臣雖朝彈暮黜死無所恨伏冀聖慈幸聽而加
省焉謹按尚書右丞蘇轍厚貌深情險於山川詖言殄
行甚於蛇豕昔以制科召試而程文謂不應格仁宗顧
其直言極諫之名不欲罷黜亦容濫進其後因與兄軾
誹謗先帝放斥於外元祐之初例蒙湔滌擢任司諫是
時亦嘗妄言浚治城壕發掘骸骨遍野及差官檢視漫

然無實方二聖開廣言路之初示天下以不諱幸免其
罪任中書舍人日因呂陶挾邪觀望面欺同列罷左司
諫轍當命辭則密召呂陶至西省示之相與出力謀為
排陷正直之計人皆嫉之然其善為詭譎以諂交固黨
至於用巧得為御史中丞於是肆其禍心無所忌憚所
毀者皆睚眦之怨所譽者皆明比之私以王覲為附蔡
確則恨其嘗言蘇軾譏毀祖宗論者皆謂王覲任諫官
日排擊衆邪因以擊確鎮惇瑯播在人口至今為美談

其言豐稷為非才則怒其草王鞏告辭斥言中執法轍
言汝又上官均告辭止曰言事失當而不深詆之也論
者皆謂稷之素履可為縉紳矜式博學可為士人師仰
以范純禮為無所建明忿其封駁張耒不候朝參先許
供職以苟俸給之事論者皆謂純禮此舉深明朝廷典
禮可使臣下廉敬無違此其挾私怨蔑公義之大略也
間有劫其屬官使言者尤為非義不可悉數陝西地界
識者皆知不與為是轍則助其蜀黨趙高徽幸私己之

邪議力排憂國經遠之公言進擬張利一軍帥陛下察
其不當許將力陳亦嘗爭之不得而輒則乘其同列不
平之隙陰使秦觀王鞏徃來奔走道達音旨出力以逐
許將既而遂竊其位義士扼腕仁人切齒為其背君父
而營姦利也知王鞏有罪而假託司馬光方欲擢用之
辭褒薦之致誤陛下擢任旋復罷免則其欺罔之迹不
攻自破矣其兄軾昔既立異以背先帝尚蒙思宥全其
首領聊從竄斥以厭衆心軾不自省循益加放傲暨先

帝厭代軾則作詩自慶曰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書於揚州上方僧寺自後播於四方軾內不自安則又增以別詩二首換詩板於彼復倒其先後之句題以元豐八年五月一日從而語諸人曰我託人置田書報已成故作此詩且置田極小事何至野花啼鳥亦欣然哉又先帝山陵未畢人臣泣血號慕正劇軾以買田而欣踴如此其義安在謂此生無事以年逢大有亦有何說乎是可謂

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者也後於策題又形譏毀言者
固嘗論之及作呂大防左僕射麻制尤更悖慢其辭曰
民亦勞止庶臻康靖之期識者聞之為之股慄夫以熙
寧元豐之政百官修職庶事興起其間不幸興利之臣
希冀功賞不無培植是乃治世之失何至比於周厲王
之時民勞板蕩之詩刺其亂也軾之為人趨向狹促以
沮議為出衆以自異為不羣趨近利昧遠圖効小信傷
大道其學本於戰國縱橫之術真傾危之士也先朝行

免役則以差役為良法及陛下復行差法軾則以免役
為便民至敢矯稱先帝之意欲用免役羨錢盡買天下
附郭良田以給役人向使朝廷輕信而行之則必召亂
賴言事者排其謬妄聖明察見其傾邪故斥其說而不
用也其在杭州務以暴橫立威故決配稅戶顏章兄弟
皆無罪之人今則漸蒙貸免矣既而專為姑息以邀小
人之譽兼設欺弊以竊忠蓋之名如累年災傷不過一
二分軾則張大其言以甚於熙寧七八年之患彼年饑

饑疾疫人之死亡者十有五六豈有更甚於此者又嘗
建言以興修水利者皆為虛妄無實而自為奏請浚治
西湖乞賜度牒賣錢雇役聞亦不免科借居民什器畚
鍤之類虐使捍江廂卒築為長隄於湖中以事遊觀於
公私並無利害監司畏其彊無敢觸其鋒者况敢檢按
其不法耶今既召還則盛引貪利小人相與倡言聖眷
隆厚必求外補非首相不可留也原軾轍之心必欲兄
弟專國盡納蜀人分據要路復聚羣小俾害忠良不亦

懷險詖覆邦家之漸乎臣自被命以來數使人以甘言
誘臣者或云軾深歎美恨相知之晚或云今之除授軾
有力焉而臣之朴愚不喜詭隨不知為身謀故漠然未
嘗荅也况蒙陛下天地大恩未能捐糜以報萬一嘗欲
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豈可見事虧聖德政損清時
而惜身不言仰屋嘆息是臣負陛下也臣雖萬死無以
塞責惟不顧禍患盡誠極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
獲罪是陛下負臣也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無所愧恨

也伏望聖慈覽觀用人得失所繫輕重赫然發於睿斷
特行斥免天下幸甚貼黃稱神宗以不世出之資勵精
求治追迹二帝三王之盛德樂與賢人君子共立太平
之基而聖覽高明察知軾轍姦險用之必為天下患故
疎斥而不用兩人者相與誹怨無人臣禮先帝以其文
藝小才猶且生全之自元祐以來寢歷清顯蓋非二聖
一旦尊寵之特異於先帝也臣固知有以誤陛下聰明
者今其邪心悖志見於事迹者如此尚可忍乎臣雖糜

爛鼎鑊膏血鎡鑕不敢言也又稱軾輒不仁善謀姦利

交結左右百巧多門臣區區賤愚激於忠義列其邪惡

必有出力營救之者臣獨仰恃天日照臨無所回曲庶

幾公義可申爾

此疏新舊錄俱無據元祐章奏第一冊增入

易以戊子朔奏

疏翌日太皇太后封付呂大防劉摯且諭令未得遍示

三省官

此據呂大防家所藏詔牋

辛卯執政奏事罷大防摯獨留久之乃退

此據王巖叟繫年錄

復

封易疏進入

此據大防家所藏奏藁八月四日與摯同上劄子云臣等今日簾前面奉聖旨所有

初二日降出賈易文字令實封進入今謹具同封進納

易先有別疏宰臣執政於

延和殿簾前進具言易疏前後異同之語并簽貼元疏
進入退復具奏曰易疏云比年以來登用二三執政物
議洵然未以為當或巧官詐忠徼倖苟合或齷齪取容
自名寬厚又云雖莫敢為邪以害政又貼黃云自二聖
臨御以來聖政日新公義日勝俊哲端良森布朝列臣
詳易疏既云朝廷登用執政多非其人致物議洵然矣
却云聖政日新公義日勝俊良滿朝伏緣聖政之要當

以用捨大臣為先若用執政不當則累聖政多矣何由
有日新之說執政既不當則公義亦從而淪墜又何由
有日勝之說執政既非其人則所進擬人材必非俊良
矣又安得有森布朝列之效易疏云執政者巧官詐忠
徼倖苟合又云莫敢為邪以害正其人既巧詐徼倖矣
安得不為邪以害正既莫為邪以害政矣又安得有巧
詐徼倖之說臣竊詳易疏前後異同自相矛盾大抵以
朝廷今日政事為非且執法之官既知執政巧詐傾邪

自合明具封章指陳實狀論其過惡必擊去而後已豈有不立主名謬悠陳述而但乞朝廷謹擇而已既乞朝廷謹擇大臣則是止欲納忠於上無所干於有司而易疏貼黃却乞降付中書省易久在朝廷豈不知除用執政非三省所預所以然者其意蓋欲買直於人使聞之者不安其位而後行其私意臣竊知易乃王安禮所善安禮嘗以十科薦之今羣失職之人皆在江淮莫不與今日執政為仇易實江淮之士來自東南今日之疏不

惟搖動朝廷政事亦陰以申羣怨之憤臣雖忘身犯怒
為國去邪固不敢苟避怨仇為偷安之計然如此人與

之同朝共事臣實難安伏望聖慈深賜詳察

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賈易自淮東憲復除殿院此奏云易來自東南則此疏乃六年事當在八月一日以前今因劾蘇轍附見此奏也
按雜錄第四冊有此奏不著姓名既非劉摯必呂大防
蘇轍太皇太后因以劾章付大防摯理
勢政因如此然疑不敢著更須考詳
是日執政奏

事罷蘇轍獨進曰昨見趙君錫章言臣兄軾交通言語
事晚聞臣兄云實有此然非有所干求已居家待罪臣

兄所以知朝廷文字實緣臣退朝多與兄因語次遂及朝政臣非久亦當引咎請外已而大防摯留身稟昨封易疏宣諭曰排擊人太深須與責降大防對曰易誠過當然若遽責降則恐言事臣僚不見因依定須論列今若早欲定疊不若并蘇軾兩罷為便可之仍曰易勿太優摯因奏言事官須審聽人言語次第易為人所使今兩罷甚平且可以息事容進入文字遂退摯謂易誠剛果敢言然自再召盛氣而至既至頗為羣衆以直臣許

之扶舁擡駕咻之以事而易橫身任之殊不知彼咻之者各自伸其私耳曾不審擇之乎識者固已危之亦何以是忠告之者今果以忿峭言不中理而罷比年言路風采頽塌自易之至翕然聳人望輒不閱月不自謹重狗人而去殊可為深惜也軾高才使少循步驟誰能過之者夫知自貴蓋有道者之事古人所難也又謂易論軾輒皆掇拾舊事前後言事官嘗所論者軾雖無事然却有趙君錫所陳王適云云乃實迹故兩罷之

壬辰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蘇軾為龍圖閣學士知穎州侍御史賈易本官知廬州先是一日內降批付三省軾累乞外任可依所奏易言事失當可與外任也是日輔臣聚都堂蘇轍道其兄軾意於呂大防劉摯聞昨既有旨與外任而諸公欲以南京處之固甚幸然王鞏在彼恐兩有未安與之友善必於公家有難為願得陳穎之類幸也乃同入文字以軾知穎州易知廬州奏失當事無文字實迹欲更帶出止作平除蘇頌云承旨罷

當除端明殿學士衆云今罷略有因依不若平去省事也乃復為龍圖閣學士既而軾熟狀畫可易狀批云可用早來降出鄭雍文字作施行蓋熟狀云失當事無實迹故也雍言君錫前此徇人輒薦秦觀畏憚賈易又輒首之反復欺君士論所醜與王鞏款昵鞏去京趣詣船別鞏姦諛柔佞之人不足以執憲中司又言賈易剛狷酷烈挾私肆忿在臺惟務劫持上下要合己意昨除曾肇中書舍人臣等與君錫議欲同論奏君錫云韓維之

黜肇能封還有逆龍鱗之直按維執政多引親戚陛下
察見私徇令罷之肇何所補乃謂肇逆鱗蓋肇與韓氏
連姻而易出韓氏門下故如此爾易大率所言多為韓
氏報私怨又臣昨論王鞏不檢事訪聞朝行中書易必
不放鞏鞏云易必不敢蓋易與鞏嘗同燕游靡所不至
易果無一言乃言兩浙災傷乞加究實此皆私意使易
在朝必無安靖之理又鄱陽知縣梅昌宗訴易在梅州
問昌宗求婢不得擲拾昌宗其狀見在伏望斷自宸衷

特行譴逐 是日先以雍二狀并軾待罪章付三省翌
日三省奏易事諭云恐無名罷去用鄭雍狀如何同奏
云自來移改言事官內外差遣不必盡有罪名雍狀所
論易事皆非大罪其論災傷自合如此其云出韓氏之
門多為報仇酬恩亦無實迹至如言易曾買梅昌宗婢
不得挾恨發其罪此又未經按實恐難用雍狀又曰向
來臣僚累言須辨是非今無名責易又恐未是兼雍所
言皆道著易罪劉摯奏曰必欲有名只依久來例用昨

日批旨云言事失當亦不妨可之呂大防曰既如此即
廬州恐優蘇轍曰廬帶鈐轄太優兼聖諭欲辨正其罪
委是好事摯謂轍所以云云蓋不知易所以忤旨別有
故於轍亦自有妨礙遽欲重易之責曾不知嫌當避也
又進雍論君錫太無執持見人道秦觀好便舉却見人
言觀罪便首如此莫難住也呂大防曰欲別擬一差遣
劉摯曰恐難用一諫官言便罷中丞進退亦繫朝廷事
體傅堯俞曰莫少俟之君錫必與雍難共立須至陳乞

候至時指揮可之退集都省擬易壽州而轍尚不肯簽
以壽為優再三言之大防曰如此得也兼與公有妨礙
轍曰不過是曾言轍持密命告人之事爾摯以為轍蓋
不知易有大軸也又豈不知易事連軾乎蘇賈之仇可

駭久之轍乃肯簽壽州文字

初六日事呂本中雜說賈易明叔雖號切直然論事

甚偏視二蘇如深仇建中靖國間召至京師每謂人蘇軾若不去時陳衍須作內樞密使東萊公謂易曰二蘇某不敢知果如公言則宣仁為何等主邪易不能答東萊公本中父好問也因摯云蘇賈之仇可駭附注此

易尋具申三省以州名犯父諱不敢冒居乃復改廬

州奏入畫可

十一日事

翌日又諭輔臣以廬州帶鈐轄恐

太優莫若只與壽州同奏父名在禮法當避而二郡地

望相若鈐轄止是巡檢司兵甲賊盜又諭曰廬終是優

只令往壽却不避父名可也退追易廬州敕而郎吏云

已發因奏知候垂簾別議

此宣諭在十二日
今擬出聯書之

後兩日

輔臣又稟易廬州事諭曰恐帶鈐轄再三開說自來多

常調人知州見今是常調俞希旦兼難得去處又須移

動乃可之既而御史楊畏虞策皆言易不當為廬州上

亦必欲改之易竟改宣州

易改宣州在十六日癸卯今
聯書之仍別見於癸卯日

蘇軾之未除潁州也上章自劾其章云

軾章同鄭雍
二狀以五日

付三省蓋四日所
上也合仍附五日

臣今月三日見弟尚書右丞轍為臣

言御史中丞趙君錫言秦觀來見君錫稱被賈易言觀
私事及臣令親情王適往見君錫言臺諫等互論兩浙
災傷及賈易言秦觀事乞賜推究臣愚蠢無狀常不自
揆竊懷憂國愛民之意自為小官即好僭議朝政屢以
此獲罪然受性於天不能盡改臣與趙君錫以道義交

游每相見論天下事初無疑間近日臣召赴闕見君錫
崇政殿門即與臣言老繆非才當此言責切望朋友教
誨臣自後兩次見君錫凡與言皆憂國愛民之事乞問
君錫若有一句及私臣為罔上君錫尋有手簡謝臣其
略云車騎臨過獲聞誨益諄諄開誘莫非師保之訓銘
鏤肝肺何日忘之臣既見君錫從來傾心以忠義相許
故敢以士君子朋友之義盡言無隱又秦觀自少年從
臣學文詞采絢發議論鋒起臣實愛重其人與之密熟

近於七月末間因弟轍與臣言賈易等論浙西災傷乞
考驗虛實行遣其尤甚者意令本處官吏觀望風旨必
不敢實奏行下却為給事中封駁諫官論奏臣因問弟
轍云汝既備位執政因何行此文字轍云此事衆人心
知其非然臺官文字自來不敢不行若不行即湏羣起
力爭喧瀆聖聽又弟轍因言秦觀為趙君錫薦舉得正
字今又為賈易所言臣緣新自兩浙來親見水災實狀
及到京後得交代林希提刑馬瑊及屬吏蘇堅等書皆

極言災傷之狀甚於臣所目見臣以此數次奏論雖蒙
聖恩極力拯救猶恐去熟日遠物力不足未免必致流
殍若更行下賈易等所言則官吏畏懼臺官更不敢實
言災傷致朝廷不復盡力救濟則億萬生齒更有溝壑
之憂適會秦觀訪臣遂因議論及之又實告以惡易所
言觀私事欲其力辭恩命以全進退即不知秦觀往見
君錫更言何事又是日王適亦來見少事謁中丞臣知
適與君錫親自來密熟因令傳語君錫大略云臺諫給

事中互論事中互論災傷公為中丞坐視一方生靈陷於溝壑略無一言乎臣又語通說與君錫公所舉秦觀已為賈易言了此人文學議論過人宜為朝廷惜之臣所令王通與趙君錫言事及與秦觀所言止於此矣二人具在可覆按也臣本為見上件事皆非國家機密不過行出數日無人不知故因密熟相知議論及之又欲以忠告君錫欲其一言以救兩浙億萬生齒不謂觸忤君錫遂至於此此別無情理臣既備位從官第轍以臣

是親兄又忝論思之地不免時時語及國事臣不合輒
與人言至煩彈奏見已家居待罪乞賜重行朝典時君
錫與易又各先有章論軾題詩時章不降出軾初未知
也易初二日大疏已論軾題詩事大疏惟大防兩人既
摯見之轍亦未見既却封入後二章亦不出兩人既
得旨與外任其日易又上章論秦觀王通事云臣近因

秦觀除正字言其刻薄無行不可污辱文館翌日中丞
趙君錫與臣言昨晡歸自臺中秦觀來見謝乃言賈侍
御有文字言觀首云邪臣得位則引其類充滿於朝是

擊中丞也便請中丞却言賈易有罪與觀無異如此則
事可解矣觀既去近晚有主簿王適來相看乃出蘇軾
東帖別紙云專令親情王適去相見希諒察其王適遂
道蘇軾之言與秦觀之言不別君錫以為朝廷設風憲
之任見小人濫進安得不言今以蘇軾氣勢頤指中丞
與侍御史自相攻擊以眩惑人主取笑天下已具此論
矣臣竊伏思念陛下擢臣使在言路必欲臣無所顧避
為朝廷分別淑慝有如秦觀險薄無行所為不逞天下

莫不非之既見其侵長而臣獨畏蘇軾兄弟彊愎故喋
口咋舌不敢直言則是臣上負天日死有餘責及乎忠
言一出則怒鋒如火直欲破臣為齏粉果使狡計得行
孰不震懼雖甚姦惡賊害端良至於迷國滔天無復敢
言者可不痛乎若臣有毫髮自為身謀豈肯犯觸巨猾
以速謗禍邪伏惟二聖保佑忠良開廣言路至公無私
鑒其邪枉特賜睿旨出趙君錫所奏與此疏付外考究
庶俾枉直分明典刑不紊臣退入三泉死無所恨貼黃

蘇軾兄弟陰結權倖分布腹心伺察中外苟有與之少
異者必能中傷推辱故貪利小人競相趨附而秦觀狡
獍尤甚當其鷹犬之寄同惡相濟謀害正直不顧國家
利害朝廷得失以間謀趙君錫使與臣自相攻擊此一
事驗之可察其底裏惟在聖明深念小人亂邦之戒特
賜辨正天下幸甚

編類章疏易奏以八月五日并今附本日

章入不報君錫

繼上兩章言賈易何罪易前此曾示臣一大疏攻彈蘇
轍今不辨是非遽罷侍御史無以示天下至公又言臣

昨論於先帝上僊之初作詩喜幸乞正典刑及易劾軾之罪不可使之外補事體至大並未蒙施行臣伏以前日蔡確之事坐不言與救解自宰臣以下罷黜者凡八人是朝廷深責臣子之背公死黨使天下明知無禮於君者不可不急擊而必去之也今易憤軾之負恩懷逆首行彈劾而言纔出口反蒙貶逐豈非與前行事大相違戾乎蓋蔡確無禮於太皇與軾無禮於先帝其罪一也豈可確則流竄遐荒軾則一切不問太皇不行此事

將何以教天下之為母者也皇帝不行此事將何以教天下之為子者也有臣懷悖逆之心形容於言辭如此而朝廷不能亟正其罪將何以教天下之為臣者也伏望二聖質以近事早賜睿斷以解釋天下之非議又狀申三省乞敷奏面請降出易章明作行遣後二日內降君錫兩章付三省并諫議大夫鄭雍右正言姚勔論君錫各一章雍論君錫傾邪柔佞風節不立供職之初即言百僚見執政官謁禁蓋向來宰臣欲求自便故設

此禁君錫觀望言此衆目為趕客中丞在臺中惟持兩
可昨朝廷方用臣言按王鞏不檢事君錫與鞏盃酒相
從獨不言鞏仍詣船別之望斷自宸衷竄逐以警在位
又論賈易以為君錫弱易彊君錫薦秦觀既除正字
易彈秦觀無行不可以汚文館君錫即自劾蓋出於易
劫持也 劾論君錫本無風節偶置從班昵近少年追
遊戚里昨除中憲內外駭聞及領職以來雷同低昂無
所建明稱觀才美既極薦論及屬官有言旋行陳首取

捨翻覆貽笑多士 翌日輔臣奏事延和殿次至臺諫
交章蘇轍進曰伏見趙君錫狀言與賈易各論臣兄軾
作詩事臣問兄軾云實有此詩然自有因依乙丑年三
月六日在南京聞裕陵遺制成服後蒙恩許居常州既
南去至揚州五月一日在竹西寺寺門外道傍見十數
父老說話內一人合掌加額曰聞道好箇少年官家臣
兄見有此言中心實喜又無可語者遂作二韻詩記之
於寺壁如此而已今君錫等加誣以為大惡兼日月相

遠其遺制豈是山寺歸來所聞之語伏望聖慈體察今日進呈君錫等文字臣不敢與遂先下殿既進稟諭君錫莫須罷中丞相公憊莫且要朝廷事寧貼君錫少持守兼所言軼事怎生行得此與蔡確事全別兼確自以姦邪為惡昨恐官家奈何此人不得久遠為朝廷大患故貶之其作詩亦是小事劉摯曰君錫舊為吏部侍郎欲令還舊官君錫却實是端人但此事首尾思慮不至諭曰亦深知君錫好人只被賈易所使自家執守在甚

處還他舊官甚好呂大防曰軾詩亦須取軾一文狀諭
曰莫不銷摯曰此事不可便已朝廷須要做箇行遣他
日未免人指點今可令軾分晰因依可之退以君錫帶
舊待制為吏部代李之純尹開封開封范百祿還翰林
兼侍讀之純百祿具熟狀進入奏以進呈日遠故取畫
遂得畫可 摯謂君錫與二蘇友善非一日忽為此舉
又不能量事可否制其要害而去取失宜誠為賈易逼
持反招諫官所詆而罷深可惜也然諫官之論公邪私

邪意其必有所在矣二蘇雖剛喜自用然要之自上即位首拔擢意實向正又其文學如此挺然毅氣足以摧姦禦亂可謂善類小有偏處不過喜引儂子此等可略也而擬拾不已殊不以久遠事為意坐快邪黨可為深惜已而內降軾章辨題詩事曰臣見臣弟轍與臣言趙君錫賈易言臣於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僊之意臣今省憶此詩自有因依合具陳述臣於是歲三月六日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掛

服了當迺遷往常州是時新經大變臣子之心孰不憂懼至五月初間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旁語笑其間有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箇少年官家其言雖鄙俗不典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於至誠又是時臣初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故竊記之於詩書之當途僧舍壁上臣若稍有不

善之意豈敢復書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僊
已及兩月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事理明白無人不知
而君錫等輒敢挾情公然誣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
國法所貴今後臣子不為仇人無故加以惡逆之罪又
一狀云被旨分析已具劄子奏入乞降付三省

已上皆
初八日

事宋朝要錄右正言姚勔諫議大夫鄭雍言其雷同低
昂風節不立也初賈易論蘇軾題詩怨謗君錫亦相繼
論之太皇太后不悅諭三省曰君錫全無執守呂大
防曰誠如聖諭大抵賈易強君錫弱為所劫持也

後四日因輔臣奏賈易換廬州事不許呂大防曰諫官

猶以丞雜之罷為輕聖意以為如何諭曰相公執政道如何對曰臣等謂如此行遣已是酌中諭曰如此儘得也劉摯曰外議亦以為平穩然臣有愚意伏見蘇軾趙君錫賈易鄭雍輩皆是善人端士忠於朝廷陛下擢用至此他日得力可用之人今來却自相攻殘徒快小人之意臣深惜之此數人望太皇官家保全愛養以待異日任使況今日人才難得切望留意太皇聞自相攻殘之語笑曰只為是他慙不肯省事大防曰聞今日二諫

官上殿必及君錫事緣無顯罪止為秦觀事無執守爾望以此止其說可之 賜專切措置荆湖北路邊事朝

奉郎直龍圖閣唐義問銀絹一百匹兩以渠陽貫保罷

戍護領居民出漢無虞也

實錄係辛卯日嫌與賈易事相亂移入此紹聖元年九月

十六日追責

詔令御史臺候至元祐十年有臣僚父母亡

歿無故十年不葬之人即依條彈奏及令吏部候今來限滿點檢得尚有違條不葬父母品官即未得與闕陞磨勘如失點檢亦許御史臺奏 工部言陝府號解州

縣人戶納免夫梢錢乞今後並許展限至六月終納足

從之

實錄係壬辰日嫌與蘇軾事相亂移入此